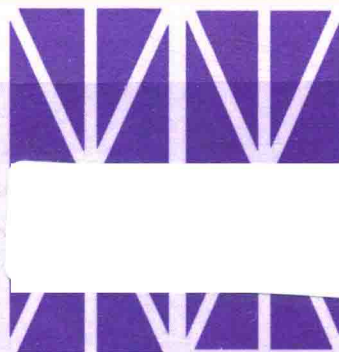


• • • THE HOTEL NEW HAMPSHIRE • • •



JOHN IRVING





JOHN IRVING

〔美〕约翰·欧文 著 徐嵩 译

新罕布什尔旅馆

THE HOTEL
NEW HAMPSHIR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罕布什尔旅馆 / (美) 约翰·欧文著 ; 徐寓译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9.3

ISBN 978-7-5442-6699-4

I. ①新… II. ①约…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731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165

THE HOTEL NEW HAMPSHIRE

by JOHN IRVING

Copyright © Garp Enterprises Ltd, 198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罕布什尔旅馆

〔美〕约翰·欧文 著

徐寓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黄宁群

特邀编辑 谭黎 汤胜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刷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77千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6699-4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目 录

Contents

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
51	第一家新罕布什尔旅馆
79	巴布教练的胜利季
113	弗兰妮输了一场架
139	圣诞快乐，一九五六
177	弗洛伊德来信

219	哀愁再现
267	哀愁浮起
317	第二家新罕布什尔旅馆
367	歌剧院一夜：鲜奶油与血
417	爱着弗兰妮：面对达夫
463	老鼠王症候群：最后的新罕布什尔旅馆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

父亲买熊的那年夏天，我们都还没出生，甚至连个影儿都没有：没有最大的弗兰克、最嚣张的弗兰妮和接下来的我，也没有最小的莉莉和蛋蛋。我的父母在同一个镇子上长大，从小就认识，但父亲买熊的时候，按弗兰克的说法，他们还没有“结合”。

“‘结合’，弗兰克？”弗兰妮总爱取笑他。虽然弗兰克是老大，我却觉得他比弗兰妮小，弗兰妮也向来当他是小毛头。“你应该说，他们还没上床打炮！”弗兰妮说。

“他们还没有灵肉合一。”有次莉莉这么说。虽然除了蛋蛋，她比我们都小，却总是摆出大姐姐的模样，令弗兰妮非常不爽。

“‘灵肉合一’？”弗兰妮说。我不记得弗兰妮那时几岁，不过蛋蛋还没大到可以参与这次对话。“买熊以前，爸妈压根儿就没想过性这码事。”弗兰妮说，“全是熊让他们开的窍，它又色又低级，在树上蹭来蹭去，自己玩自己，连狗都想上。”

“它只是偶尔会弄‘伤’只狗什么的，”弗兰克厌恶地说，“它没想‘上’狗！”

“它有，”弗兰妮说，“你又不是没听过那个故事。”

“爸爸的‘故事’。”接着莉莉厌恶地说。这种厌恶和弗兰克有所不同：弗兰克厌恶的是弗兰妮，而莉莉厌恶的是父亲。

于是轮到我，夹在中间，最不偏不倚的一个，出来把真相搞清楚；或者说，尽可能搞清楚。我们最爱听的故事就是父母的恋爱史：父亲如何买的熊，他们如何坠入爱河，然后飞快地一连生下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砰！砰！砰！”弗兰妮这么说）；才喘口气，又有了莉莉和蛋蛋（“啵、啾！”弗兰妮说）。这些我们从小就听、长大后也会彼此说起的故事，总在我们无法参与，只能通过父母种种说法知悉的那几年打转。他们当时的形象在我心中是如此鲜明，甚至超出我记忆所及的岁月。当然，我亲身经历的是个大起大落的年代，所以想法也跟着飘忽不定；而对熊与父母相恋的那个传奇夏季，我的想法就多少能一致些。

如果父亲的故事哪里出了差错，和从前的说法矛盾，或者略过我们爱听的部分，我们就会像群凶巴巴的小鸟一样朝他叫个没完。

“要么是你这回骗人，要么是你上回说谎。”嘴上最不饶人的弗兰妮说。但父亲总是无辜地摇摇头。

“要知道，”他说，“你们想象的，当然要比我的记忆好。”

“叫妈妈来。”弗兰妮会发号施令，把我赶下沙发。有时弗兰克会从怀里把莉莉放下，低声说：“去找妈妈。”一旦父亲有捏造故事的嫌疑，母亲就成了随传随到的证人。

“不然就是你故意把有颜色的部分略掉了。”弗兰妮兴师问罪，“因为莉莉和蛋蛋不够大，不能听那些不正经的事情。”

“没什么不正经的。”母亲会说，“那时没现在这么开放。女孩儿家如果在外头跟人过夜，连同辈都会说她自甘下贱，甚至更难听的，从此没人愿意理她。就像我们说‘物以类聚’。”不管弗兰妮是八岁、

十岁、十五岁或二十五岁，听了这话总是眼珠一转，用手肘顶我，或者搔我痒。如果我回搔她，她就会尖叫：“变态！调戏自己的姐姐！”弗兰克呢，无论他是九岁、十一岁、二十一岁或四十一岁，向来厌恶弗兰妮种种跟性有关的言行，他会马上对父亲说：“别管这些了。讲讲那辆摩托车吧？”

“不，继续讲性吧！”莉莉会一本正经地告诉母亲，弗兰妮则用舌头舔我的耳朵，在我颈边发出啾的一声。

“唔，”母亲说，“我们不在异性面前谈论有关性的话题。轻重不一的调情和厮磨是少不了的，但通常都在车子里进行。那时总找得到够隐蔽的地方，到处是没铺过的砂石路，人车都不多，车子也不像现在这么小。”

“要躺要趴都可以。”弗兰妮说。

母亲会朝弗兰妮一皱眉，然后耐心地继续说。她是个诚实但乏味的说书人，比父亲差远了，每次我们找她求证故事的真伪，都会后悔。

“还是让老爸来讲吧！”弗兰妮说，“老妈太无趣。”看弗兰克皱起眉头，弗兰妮会对他说：“噢，玩你自己的去吧！弗兰克，这样你会好过点。”

但弗兰克的眉头只是皱得更紧。他说：“如果你先问爸爸有关摩托车之类比较具体的事情，一定比问那些空泛的衣着、习惯、性什么的来得有意义。”

“那好，弗兰克，你倒说说性是怎么回事。”弗兰妮说。但父亲用他梦幻般的口吻为我们解了围：“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一切绝不会发生在今天。也许你们觉得更自由了，但是规则也变了。那头熊不可能在今天出现，因为现在根本不允许它‘存在’。”这时我们都安

静下来，一下子忘了斗嘴。父亲一开口，连弗兰克和弗兰妮都能安安稳稳地坐在一起不吵闹；我也可以紧靠着弗兰妮，感觉她的发丝掠过我的脸，或者腿紧贴着我，而一旦父亲讲起故事来，我连弗兰妮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莉莉会死寂无声地坐在弗兰克的膝盖上（也只有莉莉会这种坐法）。蛋蛋那时还太小听不了什么，更别说听懂了，不过他是个安静的宝宝。即使抱他的是弗兰妮，他也不作声；换成我抱，他就睡着了。

“它是一头大黑熊，”父亲说，“四百磅重，有点暴躁。”

“一头美国黑熊，”弗兰克小声说道，“个性喜怒无常。”

“没错，”父亲说，“不过大部分时候脾气算是好的。”

“它已经老得不算头熊了。”弗兰妮认真地加上这句话。

这句话是父亲惯用的开场白，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这故事的第一句话。“它已经老得不算头熊了。”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母亲怀里，并自觉地将此时此景永远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母亲的怀抱，一旁父亲怀里的弗兰妮，弗兰克挺着上身，独自坐在破旧的东方地毯上，双腿交叉，挨着我们家第一只狗“哀愁”（后来因为它的屁太臭，不得不让它长眠）。“它已经老得不算头熊了。”父亲开口道。我看看哀愁，这只呆得可爱的拉布拉多犬趴在地上，恍惚间仿佛变成了一头大熊，越来越老，又脏又臭地挨在弗兰克旁边，最后又变回一只普通的狗（不过哀愁从来不是什么“普通的狗”）。

我不记得那次莉莉和蛋蛋在场，他们一定还太小，听也没用。“它已经老得不算头熊了，”父亲说，“一只脚都进了棺材。”

“可是它还有一只脚啊！”我们会同时喊道。这话已经成了惯例，弗兰克、弗兰妮和我都熟记在心。莉莉和蛋蛋懂事以后，也加入了进来。

“它已经懒得要把戏给人看，”父亲说，“不过动一动，走走过场罢了。全天下它在意的只有那辆摩托车，所以我只能连摩托车一起买，它才这么容易就离开驯兽师跟我走。摩托车在它心目中比任何驯兽师都重要。”

后来，弗兰克会轻戳一下莉莉，教她发问：“那头熊叫什么名儿来着？”

弗兰克、弗兰妮、我和父亲就会一起喊道：“‘缅因州’！”那头笨熊的名字正是缅因州，一九三九年夏天，父亲买下了它，连同一辆三七年出厂的印第安摩托车，附了个土法自制的侧座，花了他两百美金，还有行李箱里最好的几套衣服。

那年夏天，我的父母都是十九岁，他们同在一九二〇年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德瑞镇，不过成长过程中一直没什么交集。然而，就像许多引出一段精彩故事的巧合一样，两人不约而同到亚布纳海滨旅馆打工，彼此都吃了一惊。因为那家旅馆在缅因州，离老家新罕布什尔异常遥远（至少当时如此，他们也这么觉得）。

母亲是打扫客房的清洁工，穿着便服送餐，也在露天宴会的帐篷下帮忙倒鸡尾酒（与会者不外乎是打高尔夫、网球、门球，以及从海上泛舟回来的客人）。父亲在厨房打杂、搬运行李、整修果岭、留意网球场的白线是否笔直完好，还有搀扶那些原本不该上船的醉汉，免得他们挂彩或掉进水里。

这些都是家长认可的夏日零工，然而父母在那里不期而遇，还是觉得有点丢人。这是他们头一回在德瑞以外的地方度过夏天，不用说，一定都希望在这豪华的度假地，身为异乡人的自己能显得光鲜些。父亲刚从私立德瑞男子中学毕业，哈佛已经接受他秋天入学的申请，

但他明白要到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才能去，在这之前他先得挣够学费。一九三九年夏天，父亲一定很乐意让亚布纳的客人和同事以为他马上就要进哈佛，不过有身为同乡、对他的底细知之甚详的母亲在场，他只得说实话：他可以进哈佛，但先得存够钱。能进哈佛当然很了不起，不过当德瑞镇的人听到哈佛会要他，都大感意外。

我父亲温斯洛·贝里是德瑞中学橄榄球教练的独子，但算不上教师子女，他只是个“运动员的儿子”，而他那被人称为巴布教练的父亲，也不是哈佛出身。老实说，谁也不信巴布教练生得出哈佛种。

罗伯特·贝里在妻子死于难产后，从爱荷华东迁到这里。三十二岁的他，无论当单身汉或初为人父都嫌老了些。他为襁褓中儿子的教育而来，捐出自己作为交换条件，把一身体育技能卖给将来肯收他儿子的预科学校中最好的一所。只是，德瑞中学也算不上什么明星学府。

这所学校或许曾想跟埃克塞特、安多佛等名校一争高下，不过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决定放弃了。这所邻近波士顿的中学收了几百个被埃克塞特和安多佛拒之门外的学生，还有几百个是根本没人要的；学校提供高水平的课程内容，但程度超出了大部分教师的能力，他们多半也是别的学校挑剩下的。话说回来，德瑞虽然在新英格兰的私立中学里只能算二流，但比起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尤其是镇上唯一的公立中学，还是强得多。

德瑞是那种可以谈条件的学校，于是巴布·贝里教练换得了一点微薄的薪水，以及儿子小温长大后免费就学的保证。出乎巴布教练和德瑞中学的意料，我父亲温·贝里竟然是个不得了的学生。哈佛把他列入第一轮录取，只差一点就到可以领奖学金的程度。如果他念的不是德瑞，大概早拿到什么拉丁文或希腊文奖学金了；他自认

很有语言天赋，原本还想主修俄文呢！

母亲因为是女孩，所以进不了德瑞中学，念的是镇上的一所私立女校。这是另一所至少强过公立中学的二流学府，也是镇上家长不想让女儿的高中教育在异性前曝光的唯一选择。和住宿生占百分之九十五的德瑞中学不同，没有宿舍的汤普森女中是所纯粹的日校。她那对年纪比巴布教练还大的父母，希望女儿避开镇上的阿狗阿猫，只跟德瑞中学的男生交往。外公是德瑞中学的退休教师，大家都称他“荣誉拉丁教授”；来自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外婆出身医生世家，嫁了个哈佛毕业生，希望女儿也有同样好运。尽管外婆从未抱怨哈佛丈夫把她从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带到这等的穷乡僻壤，可心里还是希望能找个门当户对的德瑞小子，将女儿迅速带回波士顿。

我母亲玛丽·贝茨知道，父亲并不是外婆心目中理想的德瑞小子。不管哈佛不哈佛，他都是巴布教练的儿子。何况保留学籍和实际去念，或者说有钱去念，还是有段差距。

母亲的一九三九年夏天计划可是一点也不有趣。老拉丁教授刚中过风，神志不清，口角流涎，嘴里咕嘟着拉丁字眼，在德瑞的宿舍蹒跚地走来走去；他的老妻只会穷操心，却半点忙也帮不上，逼得小玛丽非在家里照料两老不可。十九岁的玛丽·贝茨有一对比同侪祖父母还老的双亲，她只得咬紧牙关负起责任，放弃升学在家看护他们。她打算去学打字，然后在镇上找点事做。在种种苦差事随着秋天降临之前，亚布纳的暑期工作就算是她的异国假期了。她可以想见，年复一年，德瑞中学的男孩会越来越比她年轻，有朝一日，再也不会有人想带她回波士顿。

玛丽·贝茨和温斯洛·贝里一同长大，但都只是点头之交。“不知怎的，我们好像总是略过对方的存在。”父亲对我们说。或许，直

到他们头一回在老家——龙蛇混杂的德瑞镇和良莠不齐的德瑞中学以外的地方遇见，情况才有所改观。

一九三九年六月，母亲从汤普森女中毕业，伤心地发现德瑞的毕业典礼早已结束，学校大门紧锁，比较外向爱玩的男孩都已经回家了，她的两三个“追求者”（她的说法）也走了，之前她还指望他们会自告奋勇地当她毕业舞会的舞伴。本地的男孩她又不认识，外婆便建议她邀请贝里家的小温。“那还不如找巴布教练算了！”她对外婆吼道，夺门而出。正在打盹的拉丁教授从餐桌边抬起头来。

“巴布教练？”他说，“那呆子又来借雪橇啦？”

绰号“爱荷华巴布”的巴布教练并不呆，但是对中了风、丧失时间感的拉丁教授来说，那个中西部来的体育雇员跟教师永远不是一个等级。多年前，当玛丽和温还小的时候，巴布教练曾来借过贝茨家的旧雪橇，这雪橇搁在前院里，曾经足足三年没动过。

“那呆子有马吗？”拉丁教授问太太。

“没有，他打算自己拉！”外婆答道。于是贝茨一家从窗口看着巴布教练把小温放在驾驶座上，从背后握住轭，拉着偌大的雪橇起步，穿越积雪的院子，往滑溜溜的榆林大道一路走去。“他拉得跟马一样快！”母亲总是说。

爱荷华巴布是大学橄榄球十大联盟赛史上最矮的先发前锋。他承认，曾经有一次因为太过投入，擒杀一个后卫之后，还狠狠咬了人家一口。在德瑞，他除了橄榄球队的工作，也是铅球教练和举重指导老师。但在贝茨家看来，爱荷华巴布实在头脑简单得不值一提，一个滑稽的粗矮汉子，头发剃得像秃子，老在镇上满街乱跑。“头上还扎着颜色极丑的防汗带！”拉丁教授说。

巴布教练很长寿，他是我们唯一记得的祖辈。

“什么声音？”巴布教练搬来和我们一起住的那阵子，弗兰克常在半夜警醒地问道。弗兰克听到的，也是巴布教练搬来后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巴布教练在地板（我们的天花板）上做俯卧撑的吱嘎声和仰卧起坐的闷哼声。

“是爱荷华巴布。”有次莉莉低声说，“他想永远保持好身材。”

总之，带玛丽·贝茨参加毕业舞会的不是温斯洛·贝里。好心邀她的是比她年纪大上许多、但还单身的贝茨家的家庭牧师。“那天晚上可真难熬，”母亲对我们说，“我心情糟透了。我在家乡居然像个外人。想不到没过多久，那位牧师就为我和你们的爸爸证婚了！”

他们不会想到，会在亚布纳翠绿如幻的草坪上，和其他夏季新进员工一同参加介绍会。那里连员工介绍的场面都十分正式，整排的女生一个个点名出列，与另一排同时被点出列的男士相见，就像撮合舞伴一样。

“这是玛丽·贝茨，刚从汤普森女中毕业！她负责客房服务，喜欢航海，对吧，玛丽？”

餐厅侍者、运动场管理人员、球童、船工、厨房人员、杂碎零工、女招待、清洁女工、洗衣工、水电工，还有乐队成员，那时盛行交际舞，更偏南的度假胜地，如拉科尼亚或汉普顿海滩，在夏季总是名团群集。不过亚布纳有自己的乐队，模仿大乐团风格，带点缅因州特有的冷感。

“接下来是温斯洛·贝里，他喜欢人家叫他温！对吧，温？他秋天就要进哈佛了！”

父亲直直地凝视着母亲，母亲微笑着别过脸去，替他发窘，也替自己发窘。说真的，她从未发觉他长得如此英俊。他的体格跟巴布教练一样健壮，德瑞中学又将他塑造成一个懂礼节、会打扮、有

着波士顿（而非爱荷华）时髦发型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就像已经进了哈佛，无论当时这对母亲有什么意义。“噢，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她对我们说，“大概就是很有教养吧！我想。他看起来就是那种知道控制酒量的男生。眼睛又黑又亮，无论你什么时候看他，都会觉得刚才他一定在看着你，可就是抓不住那一瞬间。”

这种能力跟了父亲一辈子，在他身边，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受到那深切慈爱的看顾。虽然瞧向他时，他似乎总是正望着别处，做梦、拟计划、沉思、冥想。即使后来他已对我们的生活动向茫然无知，却仿佛仍“看顾”着我们。这是种疏离与温情的奇妙组合，在那衬着缅因州灰蓝海浪的翠绿草坪上，母亲头一次感受到这种能力。

员工介绍：下午四点

这就是她发现他也在那儿的时刻。

介绍完毕，新进员工排练完第一回鸡尾酒会、晚餐和入夜余兴的预备工作后，父亲和母亲四目相遇，他朝她走来。

“还要两年我才能进哈佛。”他很直接地对她说。

“我知道。”母亲答道，“不过你能进去就已经很不错了。”她立刻补上这句。

“你觉得我进不去？”他问。

玛丽·贝茨耸了耸肩，由于老是听不懂拉丁教授说什么（因为中风，他说的话只是一团咕哝），她养成了耸肩的习惯。那天她戴着白手套，还有一顶带面纱的白帽，这是她头一回在露天宴会当“招待”的打扮。父亲欣赏着她秀发和头型美好的搭配，发丝从脸边往后梳，在白帽和面纱下显得简洁而神秘，令他不禁浮想联翩。